

特 59

187

孟子

上

No 17397/22

孟子

朱熹集註序說

吏記列傳曰。孟軻騶人也。受業子思之門人。道既

通。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

所言。則見以為迂遠而闊於事情。當是之時。秦

用商鞅。楚魏用吳起。齊用孫子田忌。天下方務於

合從連衡。以攻伐為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

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

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

韓子曰。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

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

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楊

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又曰。孟氏醇乎

醇者也。荀與楊。大醇而小疵。○又曰。孔子之道大

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

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散分處諸侯之國。又各以

其所能授弟子。源遠而未益分。惟孟軻師子思而

子思之學出於曾子。自孔子沒。獨孟軻氏之傳得

其宗。故求觀聖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又曰。楊

子雲曰。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夫

楊墨行。正道廢。孟子雖賢聖。不得位。空言無施

雖切何補。然賴其言。而今之學者。尙知宗孔

氏。崇仁義。貴王賤霸而已。其大經大法。皆亡滅而

不救。壞爛而不收。所謂存十一於千百。安在其

能廓如也。然向無孟氏。則皆服左衽。而言侏離

矣。故愈嘗推尊孟氏。以爲功不在禹下者。爲此

也。

或問於程子曰。孟子還可謂聖人否。程子曰。未

也。

敢便道。他是聖人。然學已到至處。○程子又曰。

孟子有功於聖門。不可勝言。仲尼只說一箇仁字。

孟子開口便說仁義。仲尼只說一箇志。孟子便說

許多養氣出來。只此二字其功甚多。○又曰。孟子有

大功於世。以其言性善也。○又曰。孟子性善養氣

之論。皆前聖所未發。○又曰。學者全要識時。若不

識時。不足以言學。顏子陋巷自樂。以有孔子

在焉。若孟子之時。世既無人。安可不以道自任。

○又曰。孟子有此英氣。才有英氣。便有主角。英氣

甚害事。如顏子便渾厚不同。顏子去聖人。只毫

髮間。孟子大賢亞聖之次也。或曰。英氣見於甚處。

曰。但以孔子之言。比之便可見。且如冰與水精。

非不光。比之玉。自是有溫潤含蓄氣象。無許多

光耀也。楊氏曰。孟子一書。只是要正人

心。教人存心養性。收其放心。至論仁義禮智。則

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為之端。論邪說之害。

則曰生於其心。害於其政。論事君則曰格君

心之非。一正君而國定。千變萬化。只說從心上

來人能正心。則事無不足為者矣。大學之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本只是正心誠意而已。心得其正。然後知性之善。故孟子遇人便道性善。歐陽永叔却言聖人之教人。性非所先。可謂誤矣。人性上不可添一物。堯舜所以為萬世法。亦是率性而已。所謂率性循天理是也。外邊用計用數。假饒立得功業。只之人欲之私。與聖賢作處。天地懸隔。

孟子卷之一

朱熹集註

梁惠王章句上

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萬乘之國。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為不多矣。苟為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饜。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王亦曰仁義而已。

矣。何必曰利。○孟子見梁惠王。王立於沼上。顧

鴻雁麋鹿。曰。賢者亦樂此乎。孟子對曰。賢者而後

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詩云。經始靈臺。經

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

子來。王在靈囿。麋鹿攸伏。麋鹿濯濯。白鳥鶴鶴。

王在靈沼。於物魚躍。文王以民力。爲臺爲沼。而民

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樂其有

麋鹿魚鼈。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湯誓曰。時

日害喪。予及女偕亡。民欲與之偕亡。雖有臺池

鳥獸。豈能獨樂哉。○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盡

心焉耳矣。河內凶。則移其民於河東。移其粟於河

內。河東凶亦然。察鄰國之政。無如寡人之用心

者。鄰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孟

子對曰。王好戰。請以戰喻。填然鼓之。兵刃既接。

棄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後止。或五十步而

後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則何如。曰。不可。直不百

步耳。是亦走也。曰。王如知此。則無望民之多於

鄰國也。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

池。斧斤以時入山林。

五

五

五

池。魚鼈不可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穀與魚鼈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

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

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頽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莩。

而不知發。人死則曰非我也。歲也。是何異於刺人而殺之。曰非我也。兵也。王無罪歲。斯天下之民至焉。○梁惠王曰。寡人願安承教。孟子對曰。殺人以梃與刃。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以刃與

政。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獸相食。且人惡之。為良父母。行政不免於率獸而食人。惡在其為民父母也。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為其象人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斯民飢

而不知發。人死則曰非我也。歲也。是何異於刺人而殺之。曰非我也。兵也。王無罪歲。斯天下之民至焉。○梁惠王曰。寡人願安承教。孟子對曰。殺人以梃與刃。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以刃與

政。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獸相食。且人惡之。為良父母。行政不免於率獸而食人。惡在其為民父母也。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為其象人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斯民飢

而不知發。人死則曰非我也。歲也。是何異於刺人而殺之。曰非我也。兵也。王無罪歲。斯天下之民至焉。○梁惠王曰。寡人願安承教。孟子對曰。殺人以梃與刃。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以刃與

政。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獸相食。且人惡之。為良父母。行政不免於率獸而食人。惡在其為民父母也。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為其象人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斯民飢

而不知發。人死則曰非我也。歲也。是何異於刺人而殺之。曰非我也。兵也。王無罪歲。斯天下之民至焉。○梁惠王曰。寡人願安承教。孟子對曰。殺人以梃與刃。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以刃與

政。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獸相食。且人惡之。為良父母。行政不免於率獸而食人。惡在其為民父母也。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為其象人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斯民飢

而不知發。人死則曰非我也。歲也。是何異於刺人而殺之。曰非我也。兵也。王無罪歲。斯天下之民至焉。○梁惠王曰。寡人願安承教。孟子對曰。殺人以梃與刃。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以刃與

政。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獸相食。且人惡之。為良父母。行政不免於率獸而食人。惡在其為民父母也。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為其象人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斯民飢

而不知發。人死則曰非我也。歲也。是何異於刺人而殺之。曰非我也。兵也。王無罪歲。斯天下之民至焉。○梁惠王曰。寡人願安承教。孟子對曰。殺人以梃與刃。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以刃與

政。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獸相食。且人惡之。為良父母。行政不免於率獸而食人。惡在其為民父母也。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為其象人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斯民飢

而不知發。人死則曰非我也。歲也。是何異於刺人而殺之。曰非我也。兵也。王無罪歲。斯天下之民至焉。○梁惠王曰。寡人願安承教。孟子對曰。殺人以梃與刃。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以刃與

政。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獸相食。且人惡之。為良父母。行政不免於率獸而食人。惡在其為民父母也。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為其象人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斯民飢

而不知發。人死則曰非我也。歲也。是何異於刺人而殺之。曰非我也。兵也。王無罪歲。斯天下之民至焉。○梁惠王曰。寡人願安承教。孟子對曰。殺人以梃與刃。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以刃與

政。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獸相食。且人惡之。為良父母。行政不免於率獸而食人。惡在其為民父母也。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為其象人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斯民飢

而死也。○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強焉。叟之所知

也。及寡人之身。東敗於齊。長子死焉。西喪地於秦。

七百里。南辱於楚。寡人耻之。願比死者一洒之。

如之何。則可。孟子對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王

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壯者

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

其長上。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彼奪

其民時。使不得耕耨。以養其父母。父母凍餓。兄

弟妻子離散。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誰與王

敵。故曰。仁者無敵。王請勿疑。○孟子見梁襄王。

出語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見所畏焉。

卒然問曰。天下惡乎定。吾對曰。定于一。孰能一之。

對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孰能與之。對曰。天下

莫不與也。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間。旱則苗槁

矣。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浡然興之矣。其如

是。孰能禦之。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

人者也。如有不嗜殺人者。則天下之民皆引領

而望之矣。誠如是也。民歸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誰

能禦之。○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

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

無傳焉。臣未之聞也。無以則王乎。曰。德何如則

可以王矣。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曰。若寡人者

可以保民乎哉。曰。可。曰。何由知吾可也。曰。臣聞

之胡斂。曰。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

見之。曰。牛何之。對曰。將以鬻鐘。王曰。舍之。吾不

忍其觶觶。若無罪而就死地。對曰。然則廢鐘

與。曰。何可廢也。以羊易之。不識。有諸。曰。有之。

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為愛也。臣固知

王之不忍也。王曰。然誠有百姓者。齊國雖褊小。吾

何愛一牛。即不忍其觶觶。若無罪就死地。故

以羊易之也。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為愛也。

以小易大。彼惡知之。王若隱其無罪而就死地。

則牛羊何擇焉。王笑曰。是誠何心哉。我非愛其

財。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曰。無

傷也。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君子之於禽獸

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

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

是以君子遠庖廚也。王說曰。詩云。他人有心。予忖之。

度之。夫子之謂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

吾心。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此心之所以

合於王者何也。曰。有復於王者曰。吾力足以舉

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

見輿薪。則王許之乎。曰否。今恩足以及禽獸。而

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然則一羽之不舉。為不

用力焉。輿薪之不見。為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見

保。為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為也。非不能也。

曰。不為者與不能者之形。何以異。曰。挾泰山以

超北海。語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為長者折

枝。語人曰。我不能。是不為也。非不能也。故王之

不王。非挾泰山以超北海之類也。王之不王。是

折枝之類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

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

弟。以御于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故推恩

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

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為而已矣。今恩足以

保四海。而不足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為而已矣。今恩足以

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權然後知

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為甚。王請度之。

抑王興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然後快於心

與。王曰。否。吾何快於是。將以求吾所大欲也。曰。

王之所大欲。可得聞與。王笑而不言。曰。為肥甘

不足於口。與。輕煖不足於體。與。抑為采色不足

視於目。與。聲音不足聽於耳。與。便嬖不足使令

於前。與。王之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豈為是哉。曰。

否。吾不為是也。曰。然則王之所大欲。可知已。欲

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國。而撫四夷也。以若所

為。求若所欲。猶緣木而求魚也。王曰。若是其

甚。與。曰。殆有甚焉。緣木求魚。雖不得魚。無

後災。以若所為。求若所欲。盡心力而為之。後

必有災。曰。可得聞與。曰。鄰人與楚人戰。則王

以為孰勝。曰。楚人勝。曰。然則小固不可以敵

大。寡固不可以敵眾。弱固不可以敵彊。海內

之地。方千里者九。齊集有其一。以衣服八。何以

異於鄒敵楚哉。蓋亦反其本矣。今王發政施仁。

...

...

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耕者皆欲耕於

王之野。商賈皆欲臧於王之市。行旅皆欲出於王

之塗。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於王。其若

是。孰能禦之。王曰。吾惛不能進於是矣。願夫子

輔吾志。明以教我。我雖不敏。請嘗試之。曰。

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為能。若民則無恒產

因無恒心。苟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己。及

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

在位。罔民而可為也。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

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

年免於死亡。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今

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

子。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此惟救死而

恐。不瞻。奚暇治禮義哉。王欲行之。則盍反其

本矣。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

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

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

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頑白者不負戴於道路。

四書段名附 孟子 卷之二 十一 水陸藏

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

未之有也。○梁惠王章句下 莊暴見孟子曰。

暴見於王。王語暴以好樂。暴未有以對也。曰。好

樂何如。孟子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國其庶幾乎。

他日見於王曰。王嘗語莊子以好樂。有諸。王變

乎色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樂也。直好世俗之樂

耳。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其庶幾乎。今之樂猶古

之樂也。曰。可得聞與。曰。獨樂樂。與人樂樂。孰

樂。曰。不若與人。曰。與少樂樂。與衆樂樂。孰

樂。曰。不若與衆。臣請爲王言樂。今王鼓樂於此。

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疾首蹙頰而相

告曰。吾王之好鼓樂。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

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

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疾首蹙頰而相告曰。吾

王之好田獵。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

見。兄弟妻子離散。此無他。不與民同樂也。今王

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欣欣

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

能鼓樂也。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

羽旄之美。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

無疾病與。何以能田獵也。此無他。與民同樂也。

今王與百姓同樂。則王矣。○齊宣王問曰。文王

之囿方七十里。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曰。若

是其大乎。曰。民猶以為小也。曰。寡人之囿方四十

里。民猶以為大何也。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芻蕘

者往焉。雉兔者往焉。與民同之。民以為小。不亦

宜乎。臣始至於境。問國之大禁。然後敢入。臣聞

郊關之內。有囿方四十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

罪。則是方四十里。為阱於國中。民以為大。不亦

宜乎。○齊宣王問曰。交鄰國有道乎。孟子對曰。有

惟仁者為能以大事小。是故湯事葛。文王事昆夷。

惟智者為能以小事大。故大王事獯鬻。勾踐事吳。

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也。樂

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詩云。畏天之威。于

時保之。王曰。大哉言矣。寡人有疾。寡人好勇。對

曰。王請無好小勇。夫撫劍疾視曰。彼惡敢當我

哉。此匹夫之勇。敵一人者也。王請大之。詩云。王

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篤周祜。以對予

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書

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

之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

一人衡行於天下。武王耻之。此武王之勇也。而武

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

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齊宣王見孟子於

雪宮。王曰。賢者亦有此樂乎。孟子對曰。有人不得

則非其上矣。不得而非其上者非也。爲民上而

不與民同樂者亦非也。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

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

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昔者齊景公問於晏

子曰。吾欲觀於轉附朝舞。遵海而南。放于琅邪。吾

何修而可以比於先王觀也。晏子對曰。善哉問也。

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諸侯朝於

天子。曰述職。述職者。述所職也。無非事者。春

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夏諺曰。吾王

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遊一

豫。爲諸侯度。今也不然。師行而糧食。飢者弗食。

勞者弗息。悄悄胥讒。民乃作慝。方命虐民。飲食

若流。流連荒亡。爲諸侯憂。從流下而忘反。謂之

流。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從獸無厭。謂之荒。

樂酒無厭。謂之亡。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惟

君所行也。景公說。大戒於國。出舍於郊。於是始

興發。補不足。召太師曰。爲我作君臣相說之樂。

蓋徵招角招是也。其詩曰。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

也。○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孟

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

毀之矣。王曰。王政可得聞與。對曰。昔者文王之治

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

禁。罪人不孥。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

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

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詩云。嗇

矣。富人哀此鰥獨。王曰。善哉。言乎。曰。王如善之。則

何爲不行。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貨。對曰。昔者公

何爲不行。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貨。對曰。昔者公

劉好貨。詩云。乃積乃倉。乃裹餽糧。于橐于囊。思

戢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啓行。故居者

有積倉。行者有裹糧也。然後可以爰方啓行。王

如好貨。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王曰。寡人有疾。

寡人好色。對曰。昔者大王好色。愛厥妃。詩云。古公

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

來胥宇。當是時也。內無怨女。外無曠夫。王如好

色。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孟子謂齊宣王

曰。王之臣。有託其妻子於其友。而之楚遊者。比其

反也。則凍餒其妻子。則如之何。王曰。棄之。曰。士

師不能治士。則如之何。王曰。已之。曰。四境之內

不治。則如之何。王顧左右而言他。○孟子見齊

宣王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

臣之謂也。王無親臣矣。昔者所進。今日不知

其亡也。王曰。吾何以識其不才而含之。曰。國君進

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疏踰戚。可不慎

與。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

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皆

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皆

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左右皆曰

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故曰國人殺

之也。如此。然後可以為良。父母。○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曰。

臣弑其君。可乎。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

君也。○孟子見齊宣王。曰。為巨室。則必使工師

求大木。工師得大木。則王喜。以為能勝其任也。

匠人斲而小之。則王怒。以為不勝其任矣。夫人

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王曰。姑舍女所學。而從

我。則何如。今有璞玉於此。雖萬鎰。必使玉人彫

琢之。至於治國家。則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

何以異於教玉人彫琢玉哉。○齊人伐燕。勝之。宣

王問曰。或謂寡人勿取。或謂寡人取之。以萬乘之

國。伐萬乘之國。五旬而舉之。人力不至於此。不

取。必有天殃。取之何如。孟子對曰。取之而燕民悅

取之而燕民不悅。取之而燕民不悅。取之而燕民不悅。

取之而燕民不悅。取之而燕民不悅。取之而燕民不悅。

取之而燕民不悅。取之而燕民不悅。取之而燕民不悅。

取之而燕民不悅。取之而燕民不悅。取之而燕民不悅。

取之而燕民不悅。取之而燕民不悅。取之而燕民不悅。

取之而燕民不悅。取之而燕民不悅。取之而燕民不悅。

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

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以萬

乘之國。伐萬乘之國。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豈有他

哉。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亦運而已

矣。○齊人伐燕。取之。諸侯將謀救燕。宣王曰。諸侯

多謀。伐寡人者。何以待之。孟子對曰。臣聞七十里

為政於天下者。湯是也。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

書曰。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

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為後我。民望之。若大旱

之望雲霓也。歸市者不止。耕者不墾。誅其君而

弔其民。若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後我后。后來其

蘇。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為將拯己於水

火之中也。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若殺其父兄。係累

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如之何其可也。天下

固畏齊之疆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動天下

之兵也。王速出令。反其旄倪。止其重器。謀於燕

衆。置君而後去之。則猶可及止也。○鄒與魯閔

穆公問曰。吾有司死者三十二人。而民莫之死也。誅

之。則猶可及止也。○鄒與魯閔穆公問曰。吾有司死者三十二人。而民莫之死也。誅

之則不可勝誅。不誅則疾視其長上之死而不

救。如之何則可也。孟子對曰。凶年飢歲。君之民

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而

君之倉廩實。府庫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殘下

也。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夫

得反之也。君無尤焉。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

其長矣。○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間於齊楚。事齊

乎事楚乎。孟子對曰。是謀非吾所能及也。無已則

有一焉。鑿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效死而

民弗去。則是可為也。○滕文公問曰。齊人將築薛

吾甚恐。如之何則可。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

狄人侵之。去之岐山之下居焉。非擇而取之。不

得己也。苟為善後世子孫必有主者矣。君子創業

垂統為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君如彼何哉。疆

為善而已矣。○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竭力以事

大國。則不得免焉。如之何則可。孟子對曰。昔

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

事之以犬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

事之以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

事之以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

事之以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

焉。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二

三子何患乎無君。我將去之。去。鄰。踰梁山。邑于

岐山之下。居焉。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

如歸。市。或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為也。效死勿

去。君請擇於斯二者。○魯平公將出。嬖人臧倉者

請曰。他日君出則必命有司所之。今乘輿已駕矣。

有司未知所之。敢請。公曰。將見孟子。曰。何哉。君

所為。輕身以先於匹夫者。以為賢乎。禮義由賢

者出。而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君無見焉。公曰。諾。樂

正子入見曰。君奚為不見孟軻也。曰。或告寡人曰。

孟子之後喪踰前喪。是以不往見也。曰。何哉。君所

謂踰者。前以士。後以大夫。前以三鼎。而後以五

鼎與。曰。否。謂棺槨衣衾之美也。曰。非所謂踰也。

貧富不同也。樂正子見孟子曰。克告於君。君為來

見也。嬖人有臧倉者沮君。君是以不果來也。曰。

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也。吾之

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

伊魯。○

○

公孫丑章句上

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管

仲晏子之功。可復許乎。孟子曰。子誠齊人也。知管

仲晏子而已矣。或問乎曾西曰。吾子與子路孰賢。

曾西蹴然曰。吾先子之所畏也。曰。然則吾子與管

仲孰賢。曾西艴然不悅曰。爾何曾比予於管仲。管

仲得君如彼其專也。行乎國政如彼其久也。功烈

如彼其卑也。爾何曾比予於是。曰。管仲。曾西之所

不為也。而子為我願之乎。曰。管仲以其君霸。晏

子以其君顯。管仲晏子猶不足為與。曰。以齊王。

由反手也。曰。若是則弟子之惑滋甚。且以文王之

德。百年而後崩。猶未洽於天下。武王周公繼之。然

後大行。今言王若易然。則文王不足法與。

曰。文王何可當也。由湯至於武丁。賢聖之君六七

作。天下歸殷久矣。久則難變也。武丁朝諸侯有

天下。猶運之掌也。紂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

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

干。箕子。膠鬲。皆賢人也。相與補相之。故久而後失

之也。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然而

文王猶方百里起。是以難也。齊人有言曰。雖有智

惠。不如乘勢。雖有鐵基。不如待時。今時則易然

也。夏后殷周之盛。地未_レ有過千里者也。而齊有_レ其

地矣。鷄鳴狗吠。相聞而達乎四境。而齊有_レ其民矣。

地不改辟矣。民不改聚矣。行仁政而王。莫_レ之能

禦也。且王者之不作。未有_レ疏於此時者也。民之

憔悴於虐政。未有_レ甚於此時者也。飢者易_レ為食。

渴者易_レ為飲。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

當_レ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之悅_レ之。猶解倒

懸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_レ之。惟此時為_レ然。○公

孫丑問曰。夫子加_レ齊之卿相。得_レ行道焉。雖_レ由此霸

王。不_レ異矣。如此。則動心否乎。孟子曰。否。我四十

不動心。曰。若是。則夫子過_レ孟賁遠矣。曰。是不_レ難。

告子先_レ我不_レ動心。曰。不動心有道乎。曰。有。北宮

黝之養_レ勇也。不_レ膚撓。不_レ自逃。思以_レ一毫挫於人

若_レ撻_レ之於市朝。不_レ受_レ於褐寬博。亦不_レ受_レ於萬乘

之君。視_レ刺_レ萬乘之君。若_レ刺_レ褐夫。無_レ嚴諸侯。惡聲

至_レ必反_レ之。孟施舍之所_レ養_レ勇也。曰。猶不_レ勝_レ猶_レ勝

也。量敵而後進。慮勝而後會。是畏三軍者也。舍

豈能為必勝哉。能無懼而已矣。孟施舍似曾子。北

宮黝似子夏。夫一子之勇。未知其孰賢。然而孟

施舍守約也。昔者曾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

聞大勇於夫子矣。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

孺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孟施舍之守

氣。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曰。敢問。夫子之不動

心。與吾子之不動心。可得聞與。告子曰。不得於

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得於心。

勿求於氣。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夫

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夫志至焉。氣次焉。故曰。

持其志。無暴其氣。既曰。志至焉。氣次焉。又曰。

持其志。無暴其氣者。何也。曰。志壹則動氣。

氣壹則動志也。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

其心。敢問。夫子惡乎長。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

之氣。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其為氣也。

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其

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是集義所生者。非

四書段各付 論語 卷之二十三 子罕篇

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我故曰

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必有事焉。而勿

正心勿忘。勿助長也。無若宋人然。宋人

有閔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芒芒然歸。謂其人

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

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以為無益而舍之

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

益。而又害之。何謂知言。曰。訛辭知其所蔽。淫辭

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生於

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聖人復起

必從吾言矣。宰我。子貢。善為說辭。冉牛。閔子。顏

淵。善言德行。孔子兼之。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

然則夫子既聖矣乎。曰。惡。是何言也。昔者子貢問

於孔子曰。夫子聖矣乎。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

不厭而教不倦也。子貢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

仁且智。夫子既聖矣。夫聖。孔子不居。是何言

也。昔者竊聞之。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

冉牛。閔子。顏淵。則具體而微。敢問所安。曰。姑舍

也。昔者竊聞之。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

冉牛。閔子。顏淵。則具體而微。敢問所安。曰。姑舍

也。昔者竊聞之。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

冉牛。閔子。顏淵。則具體而微。敢問所安。曰。姑舍

是日伯夷伊尹何如曰不同道非其君不事

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伯夷也何

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伊尹也

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

速則速孔子也皆古聖人也吾未能有行焉

乃所願則學孔子也伯夷伊尹於孔子若

乎曰否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曰然則有

同與曰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

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

也是則同曰敢問其所以異曰宰我子貢有

若智足以知聖人汗不至阿其所好宰我曰以

子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子貢曰見其禮而

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

之王莫之能違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

若曰豈惟民哉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太

山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潦類也聖人之於民亦

類也出於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

於孔子也○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天國

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

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

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詩

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今惡辱而居

不仁是猶惡濕而居下也如惡之莫如貴德

而尊士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國家間暇及是

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詩云迨天之未

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

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

之今國家間暇及是時般樂怠敖是自求禍也禍

福無不自己求之者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

謂也○孟子曰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天下之士

皆悅而願立於其朝矣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

則天下之商皆悅而願藏於其市矣關譏而不征

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路矣耕者助而不

稅則天下之農皆悅而願耕於其野矣廛無夫

中庸

里之布。則天下之民皆悅而願為之氓矣。信能行

此五者。則鄰國之民仰之若父母矣。率其子弟

攻其父母。自生民以來。未有能濟者也。如此則

無敵於天下。無敵於天下者。天吏也。然而不王

者。未之有也。○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

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

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所

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

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

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

而然也。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

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

非人也。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

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

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

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凡有

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

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

足^{モツテ}以^フ事^{ボニ}父母^ニ○孟子曰^シ。矢人豈不^レ仁^ニ於^テ函人哉^シ。矢

人惟恐^レ不^レ傷^ル人^ニ。函人惟恐^レ傷^ル人^ニ。巫匠亦然^ニ。故術

不可^レ不^レ慎^ム也^シ。孔子曰^ク。里仁爲^レ美^ニ。擇^レ不^レ處^ル仁^ニ焉^シ。得

智^ク。夫仁^ニ。天之尊爵^也也^シ。人之安宅^也也^シ。莫^ニ之^レ禦^ル而^レ不^レ仁^ニ。

是不^レ智^ク也^シ。不^レ仁^ニ不^レ智^ク。無^レ禮^ニ無^レ義^ニ。人役^也也^シ。人役^而而^レ耻^ム。

爲^レ役^ニ。由^テ言^フ人^ニ而^レ耻^ム爲^レ弓^ニ。矢人而^レ耻^ム爲^レ矢^ニ也^シ。如^レ耻^ム

之^レ莫^ク如^ク爲^レ仁^ニ。仁者如^ク射^ル。射者正^レ己^ニ而^レ後^ニ發^ス。發而

不^レ中^ム。不^レ怨^ム勝^レ己^ニ者^ニ。反^テ求^テ諸^己而已^ニ矣^シ。○孟子曰^ク。

子路^人告^之之^レ以^テ有^レ過^ル則^テ喜^ブ。禹聞^ク善言^ニ則^テ拜^ス。大舜

有^レ大^ニ焉^シ。善與^レ人同^シ。舍^レ己^ニ從^テ人^ニ樂^ク取^テ於^テ人^ニ以^テ爲^レ

善^ニ。自^レ耕^テ稼^シ陶^テ漁^シ。以^テ至^テ爲^レ帝^ニ。無^レ非^レ取^テ於^テ人^ニ者^ニ。取^テ

諸^人以^テ爲^レ善^ニ。是與^レ人爲^レ善^者也^シ。故君子莫^ク大^ニ乎^シ

與^レ人爲^レ善^ニ。○孟子曰^ク。伯夷非^レ其君^ニ不^レ事^ス。非^レ其友^ニ

不^レ友^ス。不^レ立^テ於^テ惡人^ニ之^レ朝^ニ。不^レ與^レ惡人^ニ言^フ。立^テ於^テ惡人

之^レ朝^ニ。與^レ惡人^ニ言^フ。如^レ以^テ朝^テ衣^テ朝^冠。坐^テ於^テ塗^ニ炭^ニ。推^テ惡

惡^ノ之^レ心^ヲ思^フ。與^レ鄉人^ニ立^テ。其冠^不正^シ。望^望然^去之^レ。若

將^レ浼^ル焉^シ。是故諸侯雖^レ有^レ善^ニ其辭^命而^レ至^テ者^ニ。不^レ受^ク

也^シ。不^レ受^ク也^者。是亦^レ不^レ屑^レ就^ル已^ニ。柳下惠不^レ羞^ム汗^君

也^シ。不^レ受^ク也^者。是亦^レ不^レ屑^レ就^ル已^ニ。柳下惠不^レ羞^ム汗^君

也^シ。不^レ受^ク也^者。是亦^レ不^レ屑^レ就^ル已^ニ。柳下惠不^レ羞^ム汗^君

也^シ。不^レ受^ク也^者。是亦^レ不^レ屑^レ就^ル已^ニ。柳下惠不^レ羞^ム汗^君

也^シ。不^レ受^ク也^者。是亦^レ不^レ屑^レ就^ル已^ニ。柳下惠不^レ羞^ム汗^君

不卑セシク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遭佚而不怨ウラミヤク阨

窮而不憫故曰爾為爾我為我雖袒裼裸裎於

我側爾焉能挽我哉故由由然與之偕而不自

失焉援而止之而止援而止之而止者是亦不

屑去已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

恭君子不由也○公孫丑章句下 孟子曰天時

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環

而攻之而不勝夫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者矣

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也城非不高也

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堅利也米粟非不多也

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故曰域民不以

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威天下不以兵

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

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以天下之所順攻

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孟子

將朝王使寡人來曰寡人如就見者也有一寒疾

不可以風朝將視朝不識可使寡人得見乎

對曰不幸而有疾不能造朝明日出弔於東郭

氏。公孫丑曰。昔者辭以病。今日弔。或者不可乎。曰。

昔者疾。今日愈。如之何不弔。王使二人問疾。醫來。

孟仲子對曰。昔者有王命。有二采薪之憂。不能造

朝。今病小愈。趨造於朝。我不識。能至否乎。使數

人要於路曰。請必無歸而造於朝。不得已而之。

景丑氏宿焉。景子曰。內則父子。外則君臣。人之大

倫也。父子主恩。君臣主敬。丑見主之敬子也。未

見所以敬王也。曰。惡。是何言也。齊人無以仁義

與王言者。豈以仁義為不美也。其心曰。是何足

與言仁義也云爾。則不敬莫大乎是。我非堯舜之

道。不敢以陳於王前。故齊人莫如我敬王也。景子

曰。否。非此之謂也。禮曰。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

駕。固將朝也。聞王命而遂不果。宜與夫禮若不一

相似然。曰。豈謂是與。曾子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

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

慊乎哉。夫豈不義而曾子言之。是或一道也。天下

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朝廷莫如爵。鄉黨莫

如齒。輔世長民。莫如德。惡得有其一以慢其

禮記卷之四十一 檀弓第十

二哉。故將大有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

謀焉。則就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

為也。故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王。

桓公之於管仲。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霸。今天

下地醜德齊。莫能相尙。無他。好臣其所教。而

不好臣其所受教。湯之於伊尹。桓公之於管

仲。則不敢召。管仲且猶不可召。而况不為管仲

者乎。○陳臻問曰。前日於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

受。於宋餽七十鎰。而受。於薛餽五十鎰。而受。前

日之不受是。則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則前

日之不受非也。夫子必居一於此矣。孟子曰。皆是

也。當在宋也。予將有遠行。行者必以贍辭曰。餽

贍予何為不受。當在薛也。予有戒心。辭曰。聞

戒。故為兵餽之。予何為不受。若於齊則未有處

也。無處而餽之。是貨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貨

取乎。○孟子之平陸。謂其大夫曰。子之持戟之士。

一日而三失伍。則去之。否乎。曰不待三。然則子之

失伍也亦多矣。凶年饑歲。子之民老羸轉溝壑。壯

壯

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曰。此非距心之所得

為也。曰。今有受人之牛羊而為之牧之者。則必

為之求牧與芻矣。求牧與芻而不得。則反諸其

人乎。抑亦立而視其死與曰。此則距心之罪也。他

日見於王曰。王之為都者。臣知五人焉。知其罪

者。惟孔距心。為王誦之。王曰。此則寡人之罪也。○

孟子謂蚘蠹曰。子之辭靈丘而請士師似也。為

其可以言也。今既數月矣。未可以言與。蚘蠹諫

於王而不用。致為臣而去。齊人曰。所以為蚘蠹

則善矣。所以自為一則吾不知也。公都子以告。曰。

吾聞之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

不得其言則去。我無官守。我無言責也。則吾進

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孟子為卿於齊。出弔

於滕。王使蓋大夫王驪為輔行。王驪朝暮見。反齊

滕之路。未嘗與之言行事也。公孫丑曰。齊卿之位

不為小矣。齊滕之路不為近矣。反之而未嘗與言

行事何也。曰。夫既或治之。予何言哉。○孟子自齊

葬於魯。反於齊。止於贏。充虞請曰。前日不知虞

之不肖。使虞敦匠事。嚴虞不敢請。今願竊有

請也。木若以美。然曰。古者棺槨無度。中古棺七

寸。槨稱之。自天子達於庶人。非直為觀美也。然

後盡於人心。不得。不可以為悅。無財。不可以為

悅。得之為有財。古之人皆用之。吾何為獨不然。

且比化者。無使土親膚。於人心。獨無悅乎。吾

聞之也。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沈同以其私

問曰。燕可伐與。孟子曰。可。子噲不得與。人燕子之

不得受燕於子噲。有仕於此。而子悅之。不告於

王。而私與之。吾子之祿爵。夫士也。亦無王命。而私

受之於子。則可乎。何以異於是。齊人伐燕。或問曰。

勸齊伐燕。有諸。曰。未也。沈同問。燕可伐與。吾應

之曰。可。彼然而伐之也。彼如曰。孰可以伐之。則

將應之曰。為天吏。則可以伐之。今有殺人之者。或

問之曰。人可殺與。則將應之曰。可。彼如曰。孰可

以殺之。則將應之曰。為士師。則可以殺之。今以

燕伐燕。何為勸之哉。○燕人畔。王曰。吾甚慙於孟

子。陳賈曰。王無患焉。王自以為與周公。孰仁且智。

王曰。惡是何言也。曰。周公使管叔監殷。管叔以

殷畔。知而使之。是不仁也。不知而使之。是不智也。

仁智周公未之盡也。而况於王乎。賈請見而解之。

見孟子。問曰。周公何人也。曰。古聖人也。曰。使管

叔監殷。管叔以殷畔也。有諸。曰。然。曰。周公知其

將畔。而使之與。曰。不知也。然則聖人且有過與。

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且古

之君子。過則改之。今之君子。過則順之。古之君

子其過也。如日月之食。民皆見之。及其更也。民皆

仰之。今之君子。豈徒順之。又從而為之辭。○孟

子致為臣而歸。王就見孟子。曰。前日願見而不可

得。得待同朝甚喜。今又棄寡人而歸。不識可以

繼此而得見乎。對曰。不敢請耳。固所願也。他日

王謂時子曰。我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

萬鍾。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子盍為我言

之。時子因陳子而以告孟子。陳子以時子之言告

孟子。孟子曰。然。夫時子惡知其不可也。如使予

欲富。辭二十萬而受萬。是為欲富乎。季孫曰。異哉

二三十一

子叔疑使已爲政。不用則亦已矣。又使其子

弟爲卿。人亦孰不欲富貴。而獨於富貴之中有

私龍斷焉。古之爲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

有司者治之耳。有賤丈夫焉。必求龍斷而登之。

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爲賤。故從而征之。

征商自此賤丈夫始矣。○孟子去齊宿於晝。有

欲爲王留行者。坐而言不應。隱几而臥。客不悅。

曰。弟子齊宿而後敢言。夫子臥而不聽。請勿復敢

見矣。曰。坐我明語子。昔者魯繆公無人乎子思之

側。則不能安子思。泄柳申詳無人乎繆公之側。

則不能安其身。子爲長者慮。而不及子思。子

絕長者乎。長者絕子乎。○孟子去齊尹士語人曰。

不識王之不可。以爲湯武。則是不明也。識其不

可。然且至。則是于澤也。千里而見王。不遇故去。

三宿而後出。晝。是何滯滯也。士則茲不悅。高子以

告。曰。夫尹士。愚知予哉。千里而見王。是予所欲也。

不遇故去。豈予所欲哉。予不得已也。予三宿而出

晝。於予心猶以爲速。王庶幾改之。王如改諸

則必反予。夫出晝而王不追也。予然後浩然

有歸志。予雖然。豈舍王哉。王由足用為善。王如

用予。則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王庶幾改之

予日望之。予豈若是小丈夫然哉。諫於其君而不

受。則怒悻悻然見於其面。去則窮日之力。而後

宿哉。尹士聞之曰。士誠小人也。○孟子去齊。充虞

路問曰。夫子若有不豫色然。前日虞聞諸夫子曰。

君子不怨天不尤人。曰。彼一時也。此一時也。五百年

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由周而來。七百有

餘歲矣。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之則可矣。夫

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

舍我其誰也。吾何為不豫哉。○孟子去齊居休。公

孫丑問曰。仕而不受祿。古之道乎。曰。非也。於崇吾

得見王。退而有去志。不欲變。故不受也。繼而有

師命。不可以請久於齊。非我志也。○滕文公章

句上。滕文公為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

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

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成覿謂齊

粥。面深墨。即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哀。先之

也。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君子之德。風也。小

人之德。艸也。艸尚之風。必偃。是在世子。然友反命。

世子曰。然。是誠在我。五月居廬。未有命戒。百官

族人可謂曰知。及至葬。四方來觀之。顏色之戚。哭

泣之哀。弔者大悅。○滕文公問為國。孟子曰。民事

不可緩也。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

其始播百穀。民之為道也。有恒產者。有恒心。無

恒產者。無恒心。苟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

及陷乎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

人在位。罔民而可為哉。是故賢君必恭儉。禮下

取於民。有制。陽虎曰。為富不仁矣。為仁不富矣。

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

實皆什一也。徹者。徹也。助者。籍也。龍子曰。治地莫

善於助。莫不善於貢。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為常。

樂歲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為虐。則寡取之。凶

年糞其田。而不足。則必取盈焉。為民父母。使民

盼。盼然將終歲。勤動不得。以養其父母。又稱貸而

...

益之。使老釋轉平溝壑。惡在其為民父母也。夫

世祿。滕固行之矣。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

助為有公田。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設為庠序

學校。以教之。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

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

人倫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有王者起。必

來取法。是為王者師也。詩云。周雖舊邦。其命維

新。文王之謂也。子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國。使畢

戰間井地。孟子曰。子之君。將行仁政。選擇而使

子。子必勉之。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

不均。穀祿不平。是故暴君汙吏必慢其經界。經界

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夫滕壤地褊小。將

為君子焉。將為野人焉。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

人莫養君子。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卿

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餘夫二十五畝。死徙無

出鄉。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

則百姓親睦。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

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所

之不憚煩。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爲也。然則

治天下獨可耕且爲。與有大人之事。有小人

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爲備。如必自爲而後

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勞心。或勞力。

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

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當堯之時。天下猶

未平。洪水橫流。汜濫於天下。艸木暢茂。禽獸繁殖。

五穀不登。禽獸逼人。獸蹄鳥跡之道。交於中國。堯

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三山澤。

而焚之。禽獸逃匿。禹疏九河。濬濟漯。而注諸海。

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後中國可得而食也。

當是時也。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雖欲

耕得乎。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五穀熟而民人

育。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

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

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故

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

又從而振德之。聖人之憂民如此。而暇耕乎。堯

...

以不得舜為己憂。舜以不得禹皋陶為己憂。

夫以百畝之不易為己憂者。農夫也。分人以財

謂之惠。教人以善謂之忠。為天下得人者謂之

仁。是故以天下與人易。為天下得人難。孔子曰。

大哉堯之為君。惟天為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

能名焉。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堯舜

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亦不用於耕耳。吾

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陳良楚產也。

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

或之先也。彼所謂豪傑之士也。子之兄弟事之數

十年。師死而遂倍之。昔者孔子沒。三年之外。門人

治在將歸。入揖於子貢。相嚮而哭。皆失聲然後歸。

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二年。然後歸。他日子夏子張

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疆

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

乎。不可尙已。今也南蠻馱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子

倍子之師而學之。亦異於曾子矣。吾聞出於幽

谷。遷于喬木者。未聞下喬木而入於幽谷者。魯

四書集注 孟子 卷之二十一 小野

四十一 予

四十一 予

四十一 予

頌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周公方且膺之。子是之

學亦爲不能變矣。從許子之道。則市買不貳。國

中無僞。雖使五尺之童適市。莫之或欺。布帛長

短同。則買相若。麻縷絲絮輕重同。則買相若。五穀多

寡同。則買相若。履大小同。則買相若。曰。夫物之不

齊。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伯。或相千萬。子比

而同之。是亂天下也。巨履小履同。賈人豈爲之哉。

從許子之道。相率而爲僞者也。惡能治國家。○

墨者夷之。因徐辟而求見孟子。孟子曰。吾固願

見。今吾尙病。病愈。我且往見。夷子不來。他日又求

見。孟子曰。吾今則可以見矣。不直則道不

見。我且直之。吾聞夷子墨者。墨之治喪也。以薄

爲其道也。夷子思以易天下。豈以爲非是而不

貴也。然而夷子葬其親厚。則是以所賤事親

也。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曰。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

赤子。此言何謂也。之則以爲愛無差等。施由親始。

徐子以告孟子。孟子曰。夫夷子信以爲人之親其兄

之子。爲若親其鄰之赤子乎。彼有取爾也。赤子

之

匍匐將入井。非赤子之罪也。且天之生物也。使

之一本。而夷子二本故也。蓋上世嘗有不葬其

親者。其親死則舉而委之於壑。他日過之。狐狸食

之。蠅蚋姑嘜之。其類有泚。睨而不視。夫泚也。非

為人泚。中心達於面目。蓋歸反藎裡而掩之。掩

之誠是也。則孝子仁人之掩其親。亦必有道矣。徐

子以告夷子。夷子憮然為問曰。命之矣。○滕文公

章句下 陳代曰。不見諸侯。宜若小然。今一

見之。大則以王。小則以霸。且志曰。枉尺而直

尋。宜若可為也。孟子曰。昔齊景公田。招虞人以

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

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如不待

其招而往何哉。且夫枉尺而直尋者。以利言也。如

以利則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為與。昔者趙簡子

使主良與嬖奚乘。終日而不獲一禽。嬖奚反命

曰。天下之賤工也。或以告主良。良曰。請復之。疆

而後可。一朝而獲十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良工

也。簡子曰。我使掌與女乘。謂主良。良不可曰。吾

也。簡子曰。我使掌與女乘。謂主良。良不可曰。吾

也。簡子曰。我使掌與女乘。謂主良。良不可曰。吾

也。簡子曰。我使掌與女乘。謂主良。良不可曰。吾

也。簡子曰。我使掌與女乘。謂主良。良不可曰。吾

也。簡子曰。我使掌與女乘。謂主良。良不可曰。吾

爲之範我馳驅終日不獲一爲之詭遇一朝而獲

十詩云不失其馳舍矢如破我不貫與小人

乘請辭御者且羞與射者比比而得禽獸雖若

丘陵弗爲也如枉道而從彼何也且子過矣枉已

者未有能直人者也○景春日公孫衍張儀豈不

誠大丈夫哉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孟子

曰是焉得爲大丈夫乎子未學禮乎丈夫之冠

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門戒之曰

往之女家必敬必戒無違夫子以順爲正

者妾婦之道也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

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

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

謂大丈夫○周霄問曰古之君子仕乎孟子曰仕

傳曰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出疆必載質

公明儀曰古之人三月無君則弔三月無君則弔

不以急乎曰士之失位也猶諸侯之失國家也

禮曰諸侯耕助以共粢盛夫人蠶繅以爲衣服犧

牲不成粢盛不潔衣服不備不敢以祭惟士無

禮曰諸侯耕助以共粢盛夫人蠶繅以爲衣服犧

牲不成粢盛不潔衣服不備不敢以祭惟士無

禮曰諸侯耕助以共粢盛夫人蠶繅以爲衣服犧

牲不成粢盛不潔衣服不備不敢以祭惟士無

田則亦不祭。牲殺器皿衣服不備。不敢以祭。則不

敢以宴。亦不足弔乎。出疆必載質。何也。曰。士之

仕也。猶農夫之耕也。農夫豈為出疆舍其耒耜

哉。曰。晉國亦仕國也。未嘗聞仕如此其急。仕如

此其急也。君子之難仕何也。曰。丈夫生而願為之

有室。女子生而願為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

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鑽穴隙相窺。踰牆

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古之人未嘗不欲仕

也。又惡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與鑽穴隙

之類也。○彭更問曰。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

食於諸侯。不以泰乎。孟子曰。非其道則一簞食

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爲

泰。子以爲泰乎。曰。否。士無事而食不可也。曰。子

不通功易事。以羨補不足。則農有餘粟。女有餘

布。子如通之。則梓匠輪輿皆得食於子。於此有人

焉。入則孝。出則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

而不得食於子。子何尊梓匠輪輿而輕爲仁義者

哉。曰。梓匠輪輿。其志將以求食也。君子之爲道也

其志亦將以求食與。曰。子何以其志為哉。其有

功於子。可食而食之矣。且子食志乎。食功乎。曰。

食志曰。有人於此。毀瓦畫墁。其志將以求食

也。則子食之乎。曰。否。曰。然則子非食志也。食功

也。○萬章問曰。宋小國也。今將行王政。齊楚惡而

伐之。則如之何。孟子曰。湯居亳。與葛為鄰。葛伯

放而不祀。湯使一人問之曰。何為不祀。曰。無以

供犧牲也。湯使遣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

湯又使一人問之曰。何為不祀。曰。無以供粢盛也。

湯使亳衆往為之耕。老弱饋食。葛伯率其民要

其有酒食黍稻者奪之。不授者殺之。有童子以

黍肉餉殺而奪之。書曰。葛伯仇餉。此之謂也。為其

殺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內皆曰。非富天下也。

為匹夫匹婦復讎也。湯始征自葛。載十一征而無

敵於天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

奚為後我。民之望之。若天旱之望雨也。歸市者弗

止。芸者不變。誅其君。弔其民。如時雨降。民大悅。

書曰。後我后。后來其無罰。有攸不為臣。東征綏

日。書曰。後我后。后來其無罰。有攸不為臣。東征綏

匹書僂名階

孟子

四十七

才野

厥士女。匪厥立黃。紹我周王。見休惟臣。附于大邑。

周其君子。實立黃于匪。以迎其君子。其小人簞食。

壺漿以迎其小人。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而已。

矣。太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則取于殘。殺伐。

用張于湯有光。不行王政云爾。苟行王政。四海。

之內皆舉首而望之。欲以為君。齊楚雖大何畏焉。

○孟子謂戴不勝曰。子欲子之王之善與我明告。

子。有楚大夫於此。欲其子之齊語也。則使齊人。

傳諸使楚人傳諸曰。使齊人傳之曰。一齊人傳。

之衆楚人咻之。雖日撻而求其齊也。不可得矣。

引而置之莊獄之間數年。雖日撻而求其楚。亦不。

可得矣。子謂薛居州善士也。使之居於王所。在。

於王所者。長幼卑尊皆薛居州也。王誰與為不善。

在王所者。長幼卑尊皆非薛居州也。王誰與為。

善。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公孫丑問曰。不見諸。

侯何義。孟子曰。古者不為臣不見。段干木踰垣而。

辟之。泄柳閉門而不內。是皆已甚。迫斯可以見矣。

陽貨欲見孔子。而惡無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

四十八

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陽貨矚孔子之亡也。而

饋孔子蒸豚。孔子亦矚其亡也。而往拜之。當是

時。陽貨先。豈得不見。曾子曰。脅肩諂笑。病子夏

畦。子路曰。未同而言。觀其色。赧赧然。非由之所

知也。由是觀之。則君子之所養可知已矣。○戴

盈之曰。什一去關市之征。今茲未能。請輕之以待

來年。然後已。何如。孟子曰。今有人日攘其鄰之雞

者。或告之曰。是非君子之道。曰。請損之。月攘一

雞。以待來年。然後已。如知其非義。斯速已矣。何

待來年。○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辯。敢問何

也。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天下之生久

矣。一治一亂。當堯之時。水逆行。氾濫於中國。蛇

龍居之。民無所定。下者爲巢。上者爲窟。書曰。

洚水警余。洚水者洪水也。使禹治之。禹掘地而

注之海。驅蛇龍而放之菹。水由地中行。江淮河

漢是也。險阻既遠。鳥獸之害人者消。然後人得平

土而居之。堯舜既沒。聖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壞宮

室以爲汙池。民無所安息。棄田以爲園囿。使民

四書傳各附
孟子
卷之二十一
萬章下
四書傳各附
孟子
卷之二十一
萬章下

不得衣食。邪說暴行又作。園囿汙池沛澤多。而禽

獸至。及紂之身。天下又大亂。周公相武王。誅紂伐

奄。二年討其君。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滅國者

五十。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天下大悅。書曰。丕顯

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佑啓我後人。咸以正無

缺。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

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

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

秋乎。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

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爲我是

無君也。墨子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

公明儀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

莩。此率獸而食人也。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

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

人。人將相食。吾爲此懼。閑先聖之道。距楊墨。放

淫辭。邪說者不得作。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

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昔者禹

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

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

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詩云。戎狄是膺。荆舒

是懲。則莫我敢承。無父無君。是周公所膺也。我

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

者。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能言距楊墨者。聖人

之徒也。○匡章曰。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居於陵

三日不食耳無聞。目無見也。井上有李。糟食實者

過半矣。匍匐往將食之。三咽。然後耳有聞。目有

見。孟子曰。於齊國之士。吾必以仲子為巨擘焉。

雖然仲子惡能廉。充仲子之操。則蚓而後可者也。

夫蚓上食稿壤。下飲黃泉。仲子所居之室。伯夷之

所築與。抑亦盜跖之所築與。所食之粟。伯夷之所

樹與。抑亦盜跖之所樹與。是未可知也。曰。是何傷

哉。彼身織屨。妻辟纊。以易之也。曰。仲子。齊之世家

也。兄戴蓋祿萬鍾。以兄之祿。為不義之祿。而不食

也。以兄之室。為不義之室。而不居也。辟兄離母。

處於於陵。他日歸。則有饋其兄生鵝者。已頻應曰。

惡用是醜醜者為哉。他日其母殺是鵝也。與之

食之。其兄自外至。曰。是醜醜之肉也。出而哇之。

五十一

以母則不食。以妻則食之。以兄之室。則弗居。

以於陵則居之。是尙爲能充其類也乎。若仲子

者。蚓而後充其操者也。

孟子卷之上終

